

【教育史专栏】

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当代视野

金忠明,王元义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教育史研究应开拓新的研究视野,突出强化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当代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具有直面现实生活、搭建文化“桥梁”、重构教育线索、扩展研究对象等特点。

关键词:教育史研究;问题意识;当代视野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4)01-0034-06

一、当前教育史研究的特点及局限

教育史研究的价值依据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教育史研究是一门以历史研究方法论为基础,以现在的眼光与过去的教育史发生联系,不断质疑、探究和寻求教育真相的科学。”^[1]

(一)教育史研究的特点

就本国而言,中国教育史学科走进课堂,学界一般以20世纪初为始。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徵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分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外国教育史研究,在百年的历程中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一次的蓬勃发展受惠于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教育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在反思和重构教育史观的过程中,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形成新的教育史研究观。杜学元、林靖云的《当代教育改革视野中的教育史研究》^[2]总结了新时期教育史研究的重大进展,其中包括研究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创新、参与现实意识的增强以及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的拓展等。近年来教育史学界的研究突破了前苏联学者有关教育史研究的范式 and 框架,重新认识革命史(政治史)与教育史研究的关系,

充分认识到教育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熊贤君《别有洞天的教育史研究》提出教育史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遵循“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研究思路^[3]。有学者还提出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成果,从“新史学”角度开拓教育史研究的领域。

其次,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思考。我国教育史学界的研究既关注欧美最新的研究成果,又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国教育史的特色与重建。李忠《中国教育史研究问题的反思与应对》认为,无论是阶级斗争取向还是近代化取向的中国教育史教材,都呈现线性思维,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忽视多元价值,注重主流,蔑视边缘,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史观等特点^[4]。王建军《区域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思考》,以广东古代教育史为例,分析了本土意识与研究取向的选择、本土问题与研究方法的运用、本土理论与解释系统的构建三个方面的问题,体现了对学术研究本土化趋势的思考,进而以区域教育史本土化的研究丰富了世界教育史的多元认识^[5]。

再次,凸显了“小历史”式的微观研究。教育史研究者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交叉性,并深入到教育史的微观部分,最近的教育史研究论文如肖朗、傅政《伦敦会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王雷、王晓璇《名师教学技能为什么难以复

收稿日期:2013-10-20

作者简介:金忠明(1953—),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王元义(1990—),男,安徽安庆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制:难题及其破解——从古代塾师教学“绝活”难以传承谈起》、王永强《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官学的发展与延宕》,这三篇论文都属于教育史研究中的微观领域,小题材凸显大主题,生动还原了历史的细节。

学界近年来对欧美主要国家教育史研究的新探索则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教育史学科的自身反思。教育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涌现了诸多成果及杰出学者。进入新世纪,顺应学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教育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用功能,各国学者对教育史研究本身都加以回溯与反思。以德国为例,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史研究传统,其成果一度盛行于欧洲。申国昌《德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钩沉》^[6]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教育史研究步入了有组织、有规划、有步骤的独立研究阶段,努力建构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体系。而这一转变最重要的标志是1973年德国教育史研究协会的成立,教育史学界以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做出新的尝试与探索。有学者指出德国的教育史研究与其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必须特别关注德国教育史研究所属的政治环境。

第二,教育史研究视角的开拓和下移。邬春芹、周采《20世纪中期以来法国教育史学发展初探》^[7]认为,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法国教育史研究中得到大量应用,多元化的史料获取方式,宏观的专题式研究,并强调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教育史研究更重要的一个趋势是教育史研究主题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的平民化。教育史研究已经突破了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二分式研究主题的选择,更侧重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其中有两个领域尤为突出:一是“从历史中隐去”的历史主体被挖掘研究。如美国近几年比较热衷于少数族裔和女性教育史的研究。英国教育史则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儿童、劳工、教师、残障人士等群体。二是教育政策史的研究。《21世纪以来美国教育史学科新进展》^[8]总结了美国近几年来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将教育史研究与教育政策联系起来。美国教育史研究的重点是教育政策的纵向联系及发展,特别关注当下美国社会的重大教育问题。法国国家教科所皮尔·卡斯巴指出当前的教育政策研究,涉及不同领域和层面的资料,如乡村或家庭的文献史料,已经超出了政策研究仅仅局限于官方文件的范畴^[9]。

第三,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更受重视。教育史研究不仅要结合教育学、历史学,还要与其他学科(社

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数学等)进行交叉研究。如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教育史著作是历史学和心理学的有效结合,这一结合的重要产物之一就是心态史,并且心态史在教育史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而开创了研究的新领域。《2000年以来英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究》^[10]文章指出,英国教育史研究的范围和主题不断扩大,相关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成为教育史学科走向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必要途径,有利于创新教育史理论和方法。

(二)教育史研究的局限

教育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来源于教育学和历史学,二者结合所孕育出的教育史学科其本身的学术传统就带有明显的依附性,母体学科的兴衰也直接影响着教育史研究的前景。换言之,教育史研究往往要等到教育学和历史学取得突破进展时才会使自身获得相应的新发展,诚然,这种滞后性除了由于教育史学科性质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史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下面分析目前教育史研究的局限:

1. 教育史研究的鉴今功能不强

黑格尔强调,历史概念有两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迹或事象本身,另一方面又指那些通过想象为了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陈启云认为“历史”认识涉及三个层面: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历史是人们对过去的理解^[11]。纵观中外学者的阐释,历史学主要包含两个功能:一个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记述;一个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思考。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也包括两大功能,一是弄清楚历史上教育实践的原委;一是进而考察、思考、解释各教育事件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对教育史研究反思的深入,发现学科发展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004年中国教育史年会把教育史研究危机作为大会主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既缺乏现实性又缺乏学术性是当前教育史学科陷入危机的根源。寄望教育史研究能解决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或许过于功利,却一直是教育史研究者的价值担当,可近年来教育史界饱受诟病的地方也恰在此处。教育史研究对解释乃至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能力不强,成为教育史研究面临的最大窘境。

2. 教育史研究队伍与史料的贫弱

研究队伍和史料是教育史研究的两个必备工具,一个是活的研究主体,一个是实的研究依据,缺少两者,则教育史研究就难以为继。近年来教育史

研究队伍虽然数量有所增长,研究者的学历层次也在不断提高,如有更多的高校开始承担教育史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强调多元与交叉研究视角的当下,教育史研究队伍固步自封,仅是由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组成,显然无法面对和有效解决教育史研究所面临的危机。虽然学术界一直在强调跨学科研究,教育史学界也试图引入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进行合作研究,但迄今并没有取得显著的实效,特别是对于如何进行关联的研究缺乏有效的操作方式。以近五年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012年)所发表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为例,其著者基本上是高等学校教育领域的教授或研究生。教育史研究队伍缺乏不同学科研究者的介入以及如何开辟多学科合作的途径,成为教育史界的困扰之一。

史料是教育史研究客观性最有力的证明,傅斯年说过“历史就是史科学”,胡适有言“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将毫无学术价值,教育史学界显然高度关注史料汇集。以中国教育史研究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就开始注重教育史料的收集、整理、汇编等工作,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陈元晖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刘英杰主编,3辑4本)以及《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杨学为主编)等多种^[12]。史料汇编给教育史研究带来许多方便,但是近几年来教育史学界对史料鉴定及吸收的进度缓慢,对新史料的开掘汇编滞后于时代。随着近当代档案资料的逐渐解密与公开,许多尘封多年的历史资料得以重见天日,例如,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一些新的党史资料公布公开,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解释空间,摆在学者眼前的问题就是怎样用教育史研究的视角去评价和使用新资料。

又如近年来成为学界热点的梅贻琦、陈寅恪等,以前由于受到革命史、政治史研究框架的制约和影响,民国的类似学人很少出现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中,但是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对近现代教育史的反思,不少人物的教育实践和思想“死而复生”,教育史研究者亟需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并运用自身的眼光去选择和吸收以开展相应的研究。

3. 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和视角狭化

理论水平一直是教育史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其总体特点是“借用”和“依附”,特别是对史学理论

的借鉴,随着史学研究每一次的重大拓展,教育史研究就出现相应的变化。例如,20世纪中期开始的法国年鉴学派所引出的“新史学”,对整体、宏观、专题研究的倡导深刻影响了教育史研究及其视角。除受到史学影响外,教育史研究还与政治密不可分,以中教史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引发的教育史研究热潮,深受前苏联的影响,张斌贤教授认为这么多年来教育史研究的问题和困难,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康斯坦丁诺夫和米丁斯基为代表的原苏联教育史编纂模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另外,教育史学科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理论归纳水平低下,缺乏对某一专题进行系统长期的研究,导致无法从其中延伸出自己独特的概念,使得教育史研究理论体系构建缓慢。

研究视角的开拓是教育史学科前进的动力之一,但一直以来教育史研究遵循历史直线进步的机械史观,以编年体叙事史的惯用范式为主,使教育史研究视角狭窄、单一,这也是教育史研究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问题意识”亟需进入教育史研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而意识到重大问题的存在是学科发展和突破的契机。

(一)教育史研究问题意识的界定

问题意识,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个概念,但是人们对其使用大都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并习惯把问题和意识放在一起。其实,就意识的概念而言,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哲学上,意识是与物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它是与物质对立统一的一种精神现象;心理学上,意识是指人类借助语言、思维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的反映,是心理活动的最高形式;医学上,意识是人对外部客观世界、自身心理、生理活动等的感知。平时人们所说的问题意识,偏于心理学和医学的角度。有学者结合思维的最新研究,全面分析了学术界对问题意识的研讨,指出问题意识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问题意识包含四个要素:主客体要素;需要要素;优化要素;动力要素。狭义的问题意识,是指主体有探求情境中真实问题的强烈欲望,主要针对动力要素而言^[13]。

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其问题主要来源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不过问题并不会凭空产生,需要研究者转换观念,充分发挥能动性,去大胆质疑和“问难”。因此,教育史研究问题意识是指教育史研究者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对那些未得到满足的

需要和未解决的困难的一种自觉和方法。

(二)“问题史”研究如何走进教育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史学从以前探讨历史规律的传统史学进入到新史学阶段,研究内容逐步从叙述史转向主题史或问题史。问题史学最早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主张,认为历史的选择是以“现在”向“过去”提出的问題为取向的。年鉴派的代表勒高夫就指出,问题史学是“一种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随着该派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并且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年鉴派逐渐成为法国史学的主流学派,深刻影响着史学与教育史学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在年鉴学派的学者心目中,识字与文盲的比例、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阅读范围,反映社会结构的一个侧面,他们中有许多的历史学家都涉及到教育史领域。受“问题史”影响,教育史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情况。跨学科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且研究视角下移,从精英人物到教育史中很少被关注的人物,如儿童、女子等。教育史研究进入宏观、中观、微观并更侧重微观研究时期,所以很多研究者在呼吁教育史研究要促进“叙述史方法”与“问题史方法”的结合,并强化问题意识,使之成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角。可见,以问题观照教育史研究是学科领域的新进展。

(三)“问题史”式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承担着借古鉴今之效,这种效用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需要借助现实问题,以此为切入点,强化历史服务于现实的功能。同样,教育史研究应以现实教育中的问题为起点,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高中教育阶段的“同质化”问题、大学阶段的“去行政化”问题等,并以历史的长时段梳理和深度透视对该类问题做纵向的剖析,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化解现实中的教育矛盾,又能使教育史学科的地位得以提升。有学者指出,问题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有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一是问题史研究有利于提升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水平。二是问题史研究强调对于理论本身的重视,有利于史学研究从叙事史向问题史的转变;三是问题史研究强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从而有利于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四是问题史研究强调直面问题,有利于加强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五是问题史研究通过对教育焦点问题的具体分析,有利于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14]。

教育史研究中“问题史”方法的运用,也许可以

破除近年来教育史研究中的各个方面的不足。通过对当前重大的社会与教育的问题进行研究,是对教育史研究“不切实际”等指责的有力回应。并且,对于不同时期的同一个问题或主题的研究,不仅可以让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开展有效跨学科研究,而且对其进行长期的探索与研究后,可以从概括出一些与教育史研究高度相关的范式或概念,从而提升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水平。

三、当代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一)当代视野与问题意识的关系

当代视野强调教育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在当代环境下开展教育史研究,是衡量一个学科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它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区别,从纵向看,前者更强调与时代性契合、与当下重大的热点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当代视野的结合,是对重大历史主题的现实意义的考察,是基于现在向过去寻求解释依据并找到发展前景的一种尝试,是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键承接点,可谓继往开来。从横向看,当代视野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词汇,除了时间紧扣当今社会,空间上更关注当前时代的特征,例如,全球化浪潮、多元与交叉的文化特征、知识激增与信息爆炸、物质的高度技术化、竞争的空前激烈、创新思维成为核心竞争力等等。

在当代视野下,如何保持对教育史研究问题的自觉意识,是学科创新的重点所在。如当代的全球化特征,史学领域中全球史研究的兴起,直接影响到教育史研究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处理好中国教育史和西方教育史关系的问题,使中国教育史研究在世界教育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再如当代文化多元与交叉的特性,将推动教育史研究者探索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对当前的教育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以及在文化差异中如何实现共存;又如当代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教育的国际化如火如荼,它将对我国造成何种利弊得失,其间的价值判定、路径选择等问题都亟需教育史研究提供智慧的答案。

(二)当代视野下教育史研究问题意识的特点

带着问题进入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开始了,美国新教育史学的代表克雷明在《美国教育史》^[15]每卷有不同的专题,专题下面又有许多主题,第一卷时间段为1607—1783年,他称为殖民地时期。主题是:虔诚、文明和学习,体制,宗派主义,功利主义,共和政体,地方教育;第二卷第三卷时间段

为 1876—1890 年,他称为城市化时期。主题有信息化的社会,都市教育,奋进的国家等。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拉格曼教授的《美国教育史》^[16] 课程大纲则包括多个主题:殖民主义时期的家庭、教会与学校,教育模式和地方教育,新国家的宗教与教育,公共学校教育的发展,杜威及其同时代的人,成人教育,少数民族和性别问题,近代美国的宗教与教育,知识政治学,都市文化,进步主义与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等。上述学者的教育史研究特点是大时段与主题相结合,“叙述史”与“问题史”相结合,在紧扣时代的同时,又鲜明地体现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

21 世纪的新变化,必然向教育史研究者提出具有新世纪特征的新问题,当代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具有新特点。

1. 直面现实生活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有学者认为是史学研究的“平面化”,换言之,史学研究领域的任何对象、任何视角或方法都可以成为探讨的对象,这一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正是针对史学领域这一变化而言,教育史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小到校史研究、女子教育史研究、儿童教育史研究;更微观的如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等。在当代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问题要更加贴近“人”,贴近人的教育现实问题或社会焦点问题,努力探索阻碍人发展的障碍,使教育史研究充分发挥为人服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要想走出脱离现实、解释力不强的困境,必须使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直面生活、干预当下。

2. 搭建文化“桥梁”

沟通不同的文化需要问题意识。如今中西交流范围在扩大,层次在加深,要想在文化汇合的浪潮里不至于处于落后不利的地位,就要保持教育史领域民族研究的个性,同时要保持对其他国家教育史研究的敏锐。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上,有学者从全球史观探讨了如何推进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认为全球史在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诸多新观点,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挑战并带来启示。有学者还建议学界同仁应借鉴西方学者的全球史观理论与方法,变革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叙事单元,树立全球性教育史观。正是文化沟通的需要,使得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当代全球化浪潮里

得到有机结合^[17]。

跨越学科间的鸿沟,连接不同的学科知识,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或主题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在多元化的时代,各学科之间不断的交叉融合,其相互影响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教育史研究应基于这样的现状,促进多元化研究的开展。况且,教育史研究的知识基础,以中教史为例,涉及“经史子集”等各方面的资源^[18],这种资源的多元性和交叉性,给教育史研究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而多元交叉视角正是当代视野下教育史研究具有自觉问题意识的表现之一。

3. 重构教育线索

在当代视野下,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可以且应该成为重构教育的线索,以一个个问题作为章节的标题,对每个问题进行教育史角度的研究,从而探讨某一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如异地高考的难题,对于这样一种考试与选拔政策,除了在横向层面梳理各个相关的利益群体外,更需要从纵向上深度剖析政策的由来,探测政策背后受益对象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及价值取向的公正性。

一贯以来,教育史教材,以中国教育史教材为例,其主要线索是按照时间的推进为经,以朝代的演变为纬,直线式的叙述有关教育史的各个方面,跟史学教材没什么两样。如果把问题或者某个主题作为重构教育史的主要线索,不仅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和创新,更是教育史研究继续前进的助推力。张斌贤教授接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教育史研究专栏采访,在回答如何摆脱教育史学科危机时,讲到从微观的问题着手研究,从微观的、具体的,甚至很小的问题来研究。美国布鲁巴克的《教育问题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书也是西方教育史经典,我们也可以尝试从此方面重编教育史教材。

4. 扩展研究对象

新教育史学与传统教育史学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强调关注社会的各个群体,强调关注教育的整体史,强调大教育史。1994 年,法国《年鉴》杂志的副标题从原来的“经济、社会与文明”变成“历史和社会科学”,显示了第四代年鉴学派的研究兴趣正日益多样化,这影响到教育史研究领域,教育史家开始把教育放到社会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研究。同时,兴起于法国的终身教育思潮也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涉及非正规、非正式教育,这对教育史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宜广泛吸纳

与借鉴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研究方法,形成大教育史观的共识,以此来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大教育史的构建必须突破教育史研究对象、思维观念的局限,而采用问题形式进行教育史研究,恰可以综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有助于树立大教育史观念。

同时,“全球史”、“心态史”、“文化形态史”等史学发展的新动态,无不要求历史研究的宏观性、整体性、互动性。这对于教育史研究的启示是:建构大教育史,强化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从问题或主题入手,

以此为基点,综合吸收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而开拓教育史研究新视野。比如,有学者从宗教学、心理学等文化形态史观角度去探究历史发展的文化因素,从主体人的潜意识与心理冲动等视角去认识教育史发展的历程与走向,这种新的视野给教育史研究不仅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而且正是教育史研究者强化问题意识的重要尝试,也是教育史研究在当代视野下走出危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必要选择。

参考文献:

- [1] 郭法奇. 什么是教育史研究——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J]. 教育学报, 2005, (3).
- [2] 杜学元, 林婧. 当代教育改革视野中的教育史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 (3).
- [3] 熊贤君. 别有洞天的教育史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5).
- [4] 李忠. 中国教育史研究问题的反思与应对[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7).
- [5] 周采. 论德国教育史学的民族传统[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2).
- [6] 申国昌. 德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钩沉[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 (1).
- [7] 邬春芹, 周采. 20世纪中期以来法国教育史学发展初探,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1).
- [8] 孙益, 林伟, 杨春艳, 李振蕊. 21世纪以来美国教育史学科新进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4).
- [9] [法]皮尔·卡斯巴. 谈欧洲教育史研究方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 (3).
- [10] 孙益, 林伟, 罗小连, 孙碧. 2000年以来英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究[J]. 教育学报, 2010, (5).
- [11] 陈启云. 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 [12] 金忠明, 林炊利. 教育史学科困境及其对策[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5, (6).
- [13] 房寿高, 吴星. 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 上海教育科研, 2006, (1).
- [14] 邓明言. 西方教育史方法论五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3, (3).
- [15] [美]克雷明著. 美国教育史: 殖民地时期的历程(1607—1783)[M]. 周玉军,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6] [美]拉格曼著.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 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 花海燕,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 [17] 张建中, 李卯, 田景正. 百花齐放满园春, 学术发展有传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综述[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11).
- [18] 丁钢. 教育史研究的知识图景[J].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 2012, (11).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and the contemporary view about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history

JIN Zhong-ming, WANG Yuan-y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risis of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we are to clarify how history influences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s of new horizons. Educational history should be realistic, with culture bridges and remodeling clues.

Key words: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contemporary view

[责任编辑 高小立]